

張芝敏善財護慈院 吳彩蓮發心獻病房

吳彩蓮發大心認捐病房

吳彩蓮居士發心認捐病房，每月固定捐獻三萬元善資，迄今已達二十萬餘元。

吳居士夫婿經營馳名貴島的百貨免創銀筆，事業如日中天，供給她一個舒適溫暖的家；而吳居士生性慈柔，每聞社會有悲慘慘劇之事，立即發心賑援，但隨喜惠捐，旋旋旋忘。去歲經歷一場大病，她暗自發願，將在有生之年盡力幫助貧苦眾生。此願甫出，承蒙都郵南京店陳彩雲小姐介紹，認識了文素珍委員，也發覺到慈院濟世活人的事實竟與自己的心願相符，欣喜之餘，立即發心認捐病房以示不忘初心。

張芝敏響應建院捐卅萬

去年春，張芝敏小姐於某公共場所和喬秋萍委員不期而遇，甚是投緣。張小姐首度聞悉師父啟建慈院的義舉，即欣然響應二千元建院基金，後因工作忙碌，直到該

卓清利夫婦十萬元建院

卓太太學佛之後，佛法甘露滋潤了她的心田，更能體悟人生真義乃在奉養佛心，作悲世利濟之行。心中正作此想，適與靜施委員相識，得以聞知慈濟事業正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精神的發揚，其時欣喜雀躍之情，溢於言表。隨即加入慈濟會員，長久護持，始終不懈。本月又以夫婿卓清利名義再捐十萬元善資，作為慈院後續工程之基金。

謝寬隆再獻善款護慈濟

謝寬隆居士，本月份和夫婿謝寬隆雙再捐卅萬元建院基金，願慈濟事業更形茁壯繁茂。

謝氏伉儷乃一典型的佛化家庭，無論弘法布教或供養三寶，無不悉心護持。她們久已仰慕師父的悲願偉行，認為師父僅憑個人的願力能號召廣大眾生群起護持，而

周白玉迴向雙親捐善資

周白玉小姐學佛經年，平日勤持大慈咒和白衣神咒。自懂事以來，每月固定將薪水撥原封不動的呈交雙親；她也是善信委員的好同事，聽委員談起慈濟後，即欣然喜捨，成為慈濟的長期忠實會員。周小姐近日獲得乙筆意外獎金，遂於前日，先行惠捐卅萬元建院基金，連同前日已捐的共計六十萬元之多。她有個心願，祈能圓滿卅萬元之認捐數，而以此功德迴向雙親。

陳蔡秀蓮輸財為大檀福

陳蔡秀蓮女士和慈濟的淵源甚久，自老大師擔任委員迄今，始終護持不懈。近因夫婿陳振茂往生，憶昔恩愛情篤，陳女士乃盡其所能的為亡者安排後事。

孀孀陳江碧珍見其情懷蕭索，為之解釋，正植冥福作功德的途徑在於利益眾生。

吳思瑩欣然捐病床壹張

執著好友喬秋萍委員的雙手，吳思瑩小姐欣然說道：「有幸親近師父，實在太有福報了！」雖說接觸慈濟的時間甚為短暫，但已擴大了吳小姐的精神領域，知足、愉悅煥發在她端麗的容顏上。

感於師父偉大的濟世悲願，吳小姐於本月份再捐獻乙張病床壹萬五千元，日期仍將繼續發心護持，直到未來！願菩薩心如清涼月，恆照諸眾生，那就是吳小姐最大的企盼了！

黃益成捐病床迴向愛妻

黃益成大德乃慈院副院長曾文賓教授的多年摯友，經常聽聞曾教授談起師父啟建慈院的大悲願行，心中非常敬仰；尤其曾教授不計本身公務繁忙，長久以來的奉獻，有智慧精神濟世濟人，更令他的感動良深。黃大德的夫人黃紀如是於去歲農曆十月廿六日不幸捨報往生，為愛妻增植冥福，經曾教授的熱忱介紹，專程馳赴台北分會捐贈病床代金壹萬五千元，祈願以此功德迴向愛妻。

陳昭璇小姐捐一萬五千

遠從巴拉圭返國為祖先誦經超渡的陳太太，過去於土城慈法寺禮拜梁皇寶懺而與鄭李紅輝委員認識，即發心乙張病床代金一萬五千元。此番返國又與鄭委員重逢，從其口中聞悉慈院不可勝數的救人事蹟，於是再以其愛女陳昭璇名義惠捐卅萬元建院基金，願慈濟事業無遠弗屆，拯濟苦惱眾生離苦得樂。

楊淑玲點滴捐輸報親恩

楊淑玲小姐，經由好友呂美麗小姐的介紹，與文素珍委員認識，彼此相談甚是契機，聆聽文委員誠懇的解說慈濟的救世旨後，更觸動了她的悲懷，除了隨緣向親友近鄰宣揚慈濟善業外，己身亦點滴累積了乙筆儲蓄卅萬五千元作為病床用途。

李莉姮為子女捐獻病床

因生意上的往來，使李莉姮小姐與喬秋萍委員成為知交，李小姐常聽其遠行到花蓮而引發了她的好奇心，復看到慈濟月刊登載著慈院卓舉的善行義舉，素心良善的她即不時的劃撥善款到本會襄助此佛門宏業。本月份又為愛子彭飛鴻、愛女彭冠穎各捐獻乙張病床，合計卅萬元。

林月雲發心濟貧結善緣

影視紅星林月雲小姐，自義賣期間首次接觸到慈濟事業後，就和慈濟結下不解的深緣，唯以事業忙碌，一直未能如願東來而引為憾事。本月復在喬秋萍委員的鼓勵下，發心卅萬元濟貧善資，願藉著這願布施深心，拉近和慈濟的緣，共成無上佛道！

張吳綠秀輸資為夫消業

夫婿往生，張吳綠秀居士感懷曩昔，忽有所悟，那昔日的恩愛也昇華為對真理的嚮往和追求，以及對芸芸眾生的無限關懷。於是毅然提出夫婿張錫卿生前的部分積蓄卅萬一萬五千元作為濟貧基金，與眾共除業障，祈願以此功德迴向亡夫早日消除業障，往生極樂世界。善款已由江蔡玉兩委員轉交本會收訖。

第二天，僧人們再到齋芝村，四處詳細探訪，然後，又回到我們家的帳篷，與我們道別。當僧人們向我跪下的時候，我把手放到他們的頭頂上，好像知道我應該替他們每一個人祝福。由於這樣，僧人們更確定我便是他們所要找尋的「聰巴土古第十世」無疑。

終於，僧人們開口請我母親告訴他們，我的真正父親究竟是誰，說不論她的回答怎樣，他們都會保持沉默。我的母親坦白地說出了我生父原是耶瑞特子，只是我一向都被認為是我後父的兒子，所以大家也再未提耶瑞特子的名姓。僧人們聽到後立刻明白了為什麼當初他們聽到的我父親的名字，會和卡馬巴所得到的啟示不同。

衆僧人回報卡馬巴，卡馬巴也斷定了我——登蘇道瑪的兒子，真正是聰巴土古第十世的轉生，將會接續成爲聰巴土古第十世。

高僧卡馬巴這時正準備往修曼寺探訪，僧人們一致希望我能把我立刻帶到修曼寺去，由卡馬巴爲我主持登位儀式。

德斯科的首任秘書嘉仁和一群僧人來到我家接我。嘉仁依著傳統規矩，報告同村落所有重要和有地位

的人家，說他們準備帶我離去。本來，我村落裏的重要人家，依例可以向僧人們索取金錢或土地的，但這一次，每家都很合作，並沒有提出任何要求。

僧人們跟著我後父和母親，問他們是否想搬到修曼寺附近去住，又問他們不要在齋芝村，擁有更多的土地。我的雙親回答僧人們說，他們很喜歡能在齋芝村擁有多些的土地，也希望在將來，能夠常到修曼寺去探望我。

這一切手續都辦妥了，我的雙親急於要見識修曼寺，所以跟隨大家到了修曼區以後，我的後父還是決定要返回齋芝村。但我的母親，却由於想住在附近照顧我，所以願意搬到德斯科附近的一間房屋去居住，她希望能夠一直照顧我到至少五歲大為止。

我來到修曼區以後，一個傳訊者立刻到德斯科報訊，說第十一世聰巴土古，已經來到修曼，請大家準備舉行盛大慶祝會迎接。

修曼寺的所有僧人，和鄰近五哩內的寺院僧人，聯合護送我正式進入了修曼寺。

那一天，山谷被濃霧厚地籠罩

的天空上却出現了一道彩虹，彷彿在對人群顯示出燦爛的七彩顏色。而當我們接近修曼寺的時候，濃霧散去了，一團低掛的雲層，像把我們保護着似的掩蓋着，使顯得比較遙遠的僧人，都看不到我們。

寺院裏面帶著濃厚的慶祝氣氛，僧人們個個興高采烈。

慶祝會舉行了佛教儀式，有特別預備的各種食物。我那時候是十個月大。

到我長大以後，僧人們告訴我，的紙條選出。

經過這次測驗後，僧人們百分之百的肯定了我就聰巴土古第十世的再世，他們向高僧卡馬巴報告，請他來主持登位儀式。

每天早上，我的母親都送我到修曼寺，傍晚的時候，我便跟隨母親回家。

我最早的記憶，是在修曼寺的一間房裏與幾位僧人談話。（後來我得知我一口口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嘛嘛呢叭彌吽」；我猜想我那時的發音可能並不準確。）

在整整一個月的每一天裏，我都在接見聰巴土古第十世生前的朋友和弟子們，他們對我有極大的興趣，我也喜歡和他們在一起。

這個月的月底，我去到比修曼寺更大的前寺，去舉行登位儀式。這次的儀式十分隆重，氣氛毫不輕鬆，一片莊嚴。

高僧卡馬巴到達南尤寺。西藏東部有千多位僧人來到，所有僧人的數目共達一萬幾千人之多。

附近的佛教中心，他們在護送卡馬巴到達以後，便各自返回了他們自己的寺院。

(二)修曼寺的開創

如果要清楚明白我身為聰巴土古第十一世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就必須先明白修曼寺的嚮居學派的歷史。

嚮居學派的佛教學說，是由佛教者兼翻譯家馬爾巴(Marpa)傳入西藏的。

馬爾巴曾三次進入印度，跟隨印度著名的佛教老師拿魯巴(Naropa)和其他有名的佛教學者，研究佛學，而且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把那些寶貴的經典著作，帶回西藏。然後，他把那些經典著作，一一從梵文翻譯成藏文，在西藏流通。

馬爾巴(Marpa)成爲西藏「翻譯新時代」的領導者。他的高足密勒日巴(Milarepa)，也在他的薰陶下，成爲西藏的一位佛教聖人，繼任他的佛教工作，成爲西藏佛教界的精神權威。

密勒日巴寫了很多動人的詩，這些詩在他本人去世以後，由他的多位弟子所收集，加以整理，寫出，內容非常感人。

(二)



我從西藏來

喬因·聰巴 原著
沙千夢·黃心嶽譯